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李倍雷,徐立伟

(大连大学 艺术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关键词:典型;他者;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9)04-0057-04

基金项目: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08DWW018)

作者简介:李倍雷(1960—),男,重庆人,文学博士,大连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

徐立伟(1983—),男,辽宁葫芦岛人,大连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指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在于对他者的追求。”^{[1](P15)}在对“他者”的追求中,“互文本”(intertextualité)受到了强调,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就成为了“他者”而作为追求和审视的对象,传统的“典型”的中心话语特质也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标准模式的消解而消解。表现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典型”文化观念与后现代主义的“他者”文化观念的“互文”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在后现代语境的阐释下演变成了“他者”形象。

传统的文化语境中,批评家大多认为,广义的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环境等”^{[2](P332)}。其中,典型的人物带有明显的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意识,典型的事件指出了典型背后所蕴含的“叙事性原则”,而典型的环境

则意味着时代与背景的深度性。别林斯基曾讲到:“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文章印记。在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都是读者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3](P378)}其中,传统的“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正是通过“中心性、叙事性、深度性”而显现出来,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后现代艺术既不具备传统艺术的审美,又不具备现代艺术的创新和个人风格,而是讲究审美的泛化和无风格。”^{[4](P91)}正因为如此,这些所谓的“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正面临着消解,而消解之后的典型的演变就是当下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如王朔笔下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顽主”,石康笔下的自由作家,都是对传统的“典型”人物严肃、正义、标志的中心主义精英形象的颠覆,而马原、格非的小说在作品中对叙事的淡化,对西方叙事结构的模仿和借用,则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中对“元叙事”的解构,王小波《万寿

寺》、《红拂夜奔》更是将时代背景淡化、遮蔽，是典型的深度性被文本的琐碎所遮蔽埋藏在阅读的思考之中。最后，高行健指出：“小说不一定要讲故事……小说不一定要有情节。小说不一定非要去塑造人物的性格不可……小说依然是小说。”^{[5](P6)}

二、典型作为他者的原因

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使当代文学的典型作为他者形象的诠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典型作为他者的原因首先在于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对“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解构。”后现代哲学将这个过程称为“非中心化(decentering)”并以其“成为他们摧毁传统的形形色色的‘中心’的有力武器”^{[6](P37)}。传统语境下的典型人物，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下的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偶然与必然的有机结合体。其中普遍与特殊、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的辩证，都体现了典型人物所具备的二元对立的特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燕赵悲歌》、《新星》中，主人公所体现的优秀品质，都能从文本中找到对立的非中心话语，比如小说中的：勇于开拓—墨守成规，大胆进取—保守固执，大公无私—自私自利、清廉公正—关系至上。这些表现在《新星》中的李向南身上表现尤为明显，他的新锐与现代正好和顾荣的守旧和顽固相对立，李的魄力的禁锢在于顾的封锁，所有典型表现突出之处，在于以李向南为中心，通过李、顾二人的二元对立观照模式而体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受西方影响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王朔的“痞子文学”，这些作品摒弃甚至颠覆了原有的典型形象的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模式。典型不在是中心话语，也不再以二元对立加以显现，“典型”只是一个形象，一个平面的，去中心化的，消解对立的形象。如王朔的《顽主》，作为主人公的三个年轻人只是无业游民，甚至有些流里流气，而与之对应的知识分子，则也是“一点正经没有”，虚伪好色之徒。传统的典型的对立已经不见，严肃高大的中心主义形象也被消解成了满嘴脏话，戏谑调侃的待业青年，但这种形象却又是存在的。传统语境下文学作品将其作为表现的非中心话语，使之缺席，淡化，而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又使作为非中心话语的“他者”形象成为了表现的对象，传统的典型与后现代的“他者”发生“互文”，即典型演变为“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正如保罗·韦波纳所言：“社会现实任意要素或部分可以被规定为本质的、基本的、决定性因素。”^[7]

典型作为他者的原因，其次在于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结构主义的消解，叙事性的淡化。后现代主义大师利奥塔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运转部件，包括他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的目标。”^{[8](P3)} 传统语境下的典型事件，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协调的统一结构，关于这种结构，皮亚杰指出：“具备加在转换作用上的成系统的、能保证自主性的自身调整的那些‘形式的

形式’，才是结构”。^{[9](P9)} 但后现代主义对这种结构的态度则是颠覆和消解。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们提出了解构主义，认为解构“就是没有固定结构和不承担任何确定意义的自由创造活动，也就是在无边无际的非同一性和无意义标准的模糊领域中自由地漫游。”^{[10](P273)} 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改革小说《沉重的翅膀》、《燕赵悲歌》，伤痕文学《伤痕》、《班主任》，反思小说《芙蓉镇》、《灵与肉》还遵循着结构主义叙事法则的话，那么发展到了先锋小说，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中，已经基本看不见明显的叙事结构了，《冈底斯的诱惑》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是交错叙述了几个各不相关的故事。几个故事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单独成立又串连在一起；故事线索也不很明确，往往突如其来，倏然而去；事件常常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或者在过程上或者在结果上进行省略；虽然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但又无通常小说中的烘托、渲染与人物形象的着意塑造。传统语境下的“典型事件”成了支离破碎的表述，而且看不见关联，更找不到皮亚杰所讲的“系统性和形式的形式”。对于宏大叙事的关注演变为了“他者”视角的集合，传统的全知已经演变成了作为缺席者的“他者”片断的关注。典型事件的缺席，叙事性的消解，他者视角的集合，使典型环境作为“他者”视角集合。

典型作为他者的原因，最后在于后现代主义对于深度的消解，“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显示了它的无精神深度消费的职能”^{[4](P85)}，后现代主义文学“醉心的是语言文字的操练游戏，全然不顾作品有无意义。”^{[11](P173)} 而作为体现文本深度的“典型环境”也随之呈现出平面化，拼贴化，甚至游戏性的特征。这与传统语境的典型环境是不同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传统的典型环境如《白鹿原》中的解放前的渭河平原，《钟鼓楼》中的20世纪80年代的百姓婚宴，都能够为文本提供环境纵深，使文本的深度性得以展现。而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之后，当代文学的典型环境出现了新的演变。例如王小波的小说《红拂夜奔》，小说中时代环境背景是唐代的长安，但在叙述中又变成了现代的某个高校，市井的游离很快转化成官场的角逐，而高校中知识分子的窘迫环境忽而变成了对费尔玛定理执著的追求。环境在迅速地变化，体现出来的是近乎游戏性的“戏谑”。俞吾金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已经沦为单纯的消费，不再涉及到美好的生活理想，个人不过是庞大的工业社会机器的一部分，探讨真正的生活越来越难。”^{[12](P52)} 王小波的文本对于环境体现深度性的解构，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文学作品的深度性被文本的琐碎所遮蔽，从而埋藏在阅读的思考之中。传统的“典型环境”深度消解，典型环境的深度演变成了平面化“他者”在场。

三、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

传统的典型形象，具有明显的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文化观念，其外在表现精英形象，以精英为中心，他者为边缘，呈现时，只突出精英的在场，而忽视他者的存在，并且通过

“他者”的二元对立效应,突出以精英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如前文所提及的《新星》中的李向南。但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典型作为他者在文化形象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的形态。

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表现之一是“泛精英”的形象。“泛精英”是去除了中心主义话语圈的“他者”形象。“泛精英”的形象在文化观念上主要是指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的消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表征。“泛精英”形象已经不再是借“中心—边缘”的形式加以体现,而是在多元化的范围内加以表述。传统的精英意味着英雄中的英雄,而作为他者的“泛精英”则意味着平民英雄,英雄的气质来源于平民的视角和立场。如阿城的《棋王》,小说中的人物王一生是一个棋呆子,没有光鲜的事迹,也没有超凡的历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这印证了他首先不是处在一个精英的话语圈中,不具备中心主义的在场环境。其次,王一生尽管有着冠绝一世的棋艺,但是作者并没有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传奇性的英雄;当王一生以一敌九,赢了惊心动魄的车轮大战,作者也并没有将他的人物镀上任何神圣的光环,当王一生获胜之后却呆在那里,一头乱发,口里只会“呜呜”作声,这绝不是一个传统上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有着某些特点(会下棋)的形象,后来回到了住处他竟“哇”地一声口吐粘液,眼泪流下来,呜呜地哭,这显然更平民而非英雄的作派,一个排除在中心话语之外的有着某些特点的人——平民英雄,一个以“他者”形象出现的“泛精英”。

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表现之二是“大众”的形象。大众,是去除了二元对立模式的“他者”形象。大众的形象在文化观念上主要是指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平面化,无深度的表征。“大众”形象已经不再是借“精英—大众”的形式体现,而是在平面化的范围内表述。传统的精英意味着英雄中的英雄,而大众形象,则意味着普通人中的普通人。它也不同于“泛精英”的平民英雄,他强调平民性,大众性,而不强调英雄性,精英性。如《许三观卖血记》,书中一次次地描绘主人公许三观卖血的经历,为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情妇,一次又一次。而在最后一次,当他想到要为自己去卖血的时候,血站已经不要他的血了,换来的只是老泪纵横。许三观不是英雄,不存在于所谓的中心话语圈中,他也并非平民英雄,他没有王一生的“特点”,他只是个普通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许三观的出场,是平面化的,是大众化的,是一个以“他者”形象出现的“大众”。

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表现之三是“反精英”——即“丑”的形象。“丑”的形象是后现代主义消解深度与当代艺术的“意义性”发生的互文。“丑”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丑”。而是通过当代艺术精神的意义性,来批判丑。“丑”作为当代艺术的代表性形象,在文化上主要是指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消解,“丑”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反精

英”的呈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对流氓、罪犯等表述。如王朔的小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主人公张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可以作为犯罪心理学上的一个标本和案例。如果用一种文学的审美眼光来细察张明犯罪及自忏的心理发展轨迹,甚至可以惊叹他是一朵在特定环境下绽开得邪恶和惊人的恶之花,他敲诈、勒索,男女关系混乱,对女大学生轻薄无礼,又始乱终弃。但文本对这种反精英的“丑”的表述,则更凸现出了一种意义性,一种对“丑”的批判。这是当代艺术的最大特质,也是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主义二元对立”影响下出现的文化形态。一个以“他者”形象出现的“反精英”的有意义的形式。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典型作为他者形象的演变过程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诸多的文化观念。传统的典型人物具有的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文化内指被后现代主义对“罗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而消解,于是典型人物形象演变成了“非中心化他者”形象。传统的典型事件所强调的“宏大叙事”的文化内指也被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元叙事”消解殆尽。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非叙事作品,文本叙述呈现除了破碎性,支离性、游戏性等面貌,文本的解读也摄入了新的文化观念,典型事件演变成为了“他者”视角的集合。传统典型环境所强调的深度性,被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深度,消除风格所解构,作品的典型环境被随意调换的时代,地点所取代,深度性被消费性所取代,典型环境演变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

对于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可看作“泛精英—大众—反精英”模式。泛精英,是后现代主义消除了传统典型的中心主义话语立场,消解了英雄中的英雄这一传统精英形象而打造的平民英雄,大众英雄形象。大众,是后现代主义消除了传统典型的二元对立话语立场,从而将大众这一“他者”形象推出前台,去除了原有的“精英—大众”这个二元对立模式。反精英,是当代艺术话语中“有意义的形式”的表现。后现代主义通过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消解,将“丑”的形态推出,通过本身的意义性文化指向进行批判和梳理。同时,这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互文”。

典型作为他者,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的过程,以中国当代文学为载体,进行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互文,同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研究“典型作为他者”,也能够更好地理解 and 解读中国当代艺术,把握中国当代文化观念的走向。

参考文献:

- [1] Derrida. Back from Moscow, in the USSR [A].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C]. ed. Peggy Kamuf,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彭吉象. 艺术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3] 吴鑫甫. 西方文论选 (下卷) [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

社,1979.

- [4] 李倍雷. 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M].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 [5] [法]高行健.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 [6] 王治河.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7] 保罗·韦波纳. 马克思、福柯与当代社会变化问题[J]. 实践国际,1989(4-7).
- [8] [法]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A]//后现代主义[C]. 赵一凡,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9.

- [9] [瑞士]皮亚杰. 结构主义[M]. 倪连生,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0] 高宣扬. 后现代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1] 张伯存. 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 [12] 俞吾金,等. 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粟世来)

“Model” as the Image of “Other”

LI Bei-lei, XU Li-wei

(Academy of Arts,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622, China)

Abstract: “Model” as the image of “other” is a pres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lo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l” as a non-centralized image of “other” is the destruction of postmodernism to binary opposition; the evolution from a typical event to “other” is due to the destruction of postmodernism to meta-narrative; and the evolution from a typical circumstance to a plane “other” is due to the destruction of postmodernism to depth.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al form of “model” as the image of “other” is represented in a process of “pan-elite, masses, and anti-elite”, which shows the different level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model; other; postmodernism

(上接第 32 页)

Modernity vs. Post-modernity: the Three Responses of Aesthetics to Mass Culture

YANG Chun-shi, WANG Wei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mas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token of modernity. Modern aesthetics, starting from different visual threshold, covers two featur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of aesthe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attitudes of modern aesthetics toward mass culture, represented by Adorno, Shusterman, and Jauss, whose theories are analyzed in a detailed way respectively.

Key words: negative aesthetics; pragmatic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